

王氏合校水經注

冊七

王羲之草書

卷一

水經注卷三十七

長沙王氏校本

後魏酈道元撰

淹水

葉榆河

朱趙作水

夷水

油水

澧水

沅水

浪水

淹水出越舊遂久縣徼外

呂忱曰淹水一曰復水也

東南至青蛉縣

官本曰案青近刻作蜻下同案朱趙作蜻

縣有禺同山其山神有金馬碧雞光景儵忽民多見之漢宣帝

遣諫大夫王褒祭之欲致其雞馬褒道病而卒是不果焉王褒

碧雞頌曰敬移金精神馬縹縹碧雞

朱趙作縹碧之雞朱箋曰王褒碧雞頌曰持節使者敬移金精神馬影影碧雞

歸來歸來漢德無疆黃龍見兮白虎仁歸來歸來可以為倫歸來翔兮何事南荒也

故左太沖蜀都賦曰金馬騁光而

絕影碧雞儵忽而耀儀

又東過姑復縣南東入于若水

水

經

注

卷三十七

一

中華書局聚

淹水逕縣之臨池澤

趙釋曰全氏曰漢志越嶲郡姑復縣臨池澤在南又青蛉縣臨池澤在北澤之與灣不知何以分也一清

案灣即澤也二縣地界以此而分方輿紀要姑復廢縣在四川會川衛南沈約志雲南有東西二古復縣即漢姑復縣青蛉廢縣在雲南姚州大姚縣北

而東北

逕雲南縣西東北注若水也

趙釋曰一清案劉昭郡國志補注引南中志曰縣西高山相連有大泉水

周旋萬步名馮河

益州葉榆河出其縣北界屈從縣東北流

縣故滇池葉榆之國也漢武帝元封二年使唐蒙開之以為益

州郡郡有葉榆縣縣西北八十里

官本曰案近刻脫八字案朱趙無

有弔鳥山衆鳥

千百為羣其會

官本曰案其近刻作共案朱趙作共

鳴

趙作呼嗚嘶每歲七八月至十

趙作集

六七日則止一歲六至雉雀來弔夜燃火伺取之

官本曰案伺近刻訛作而

案朱趙作而

其無噤不食似特悲者以為義

趙有鳥字

則不取也俗言鳳凰

死于此山故衆鳥來弔因名弔鳥

趙增曰字刊誤曰因名下落曰字朱箋曰郭義恭廣志作弔鳥山在縣西北八十里

作每歲七月八月晦望至集六日則止又九州要記云一歲必一度大集是鳳皇死也李彤四部云弔鳥俗傳鳳死於上每歲七月至九月羣鳥常來集其處

縣之

東有葉榆澤葉榆水所鍾而為此川藪也

趙釋曰禹貢錐指曰

蔡傳述程大昌之論曰樊總以麗水爲黑水恐其狹小不足爲界其所稱西洱河者卻與漢志葉榆澤相貫廣處可二十里既足以界別二州其流又正趨南海又漢滇池卽葉榆之地武帝初開滇嶺時其地古有黑水祠夷人不知載籍必不能附會而綽及道元皆謂此澤以榆葉所漬得名則其水之黑似榆葉積漬所成且其地乃蜀之正西又東北距宕昌不遠宕昌卽三苗種裔與三苗之敘于三危者又爲相應莫此之明也而傳同叔非之否溪之識遠過九峯矣葉榆本蠻語與中國文義不同安知爲榆樹之葉澤以榆葉所漬得名檢鄭注無此言蓋亦出樊綽韓汝節云此說尤不通源之黑或由榆葉所漬若流去數千里其色尙不變有是理乎且他處黑水甚多未聞皆有樹葉落其下也宕昌國唐爲宕州地州南至扶州四百一十里北至岷州二百五十里蓋古梁州之北界而程氏云葉榆河在蜀之正西東北距宕昌不遠計宕昌西南距大理凡三千餘里而猶謂之不遠豈生不見圖籍乎且葉榆縣在益州郡西七百餘里縣東有葉榆澤其下流雖逕滇池縣南而未嘗有黑水之稱安得謂其所祠卽黑水之源哉一清案葉榆范史滇王哀牢傳俱作櫟榆章懷注云櫟或作蝶則此水果非因榆葉所漬致黑足以折九峯之妄而杜樊生之口矣樊綽唐咸通中爲安南都護蔡襲從事著蠻書十卷見唐書藝文志

過不韋縣

縣故九隆哀牢之國也有牢山其先有婦人名沙壹

官本曰案近刻訛作臺華陽國

志作壹 案朱趙作臺趙釋曰

朱氏謀璋箋曰後漢書作沙壹 居于牢山捕魚水中觸沈木若有感因懷

孕產十子後沈木化爲龍出水九子驚走小子不能去

官本曰案小近刻訛

作一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一黃省曾本作小

背龍而坐龍因舐之

官本曰案舐近刻訛作舐據後漢書及華陽國志改正 案朱趙作舐趙釋曰

朱氏謀璋箋曰 後漢書作舐

其母鳥語謂背爲九謂坐爲隆因名爲九隆

官本曰案華陽國志

作元隆云元隆
猶漢言陪坐也

及長諸兄遂相共推九隆為王後牢山下有一夫一

婦生十女九隆皆以為妻遂因孳育皆畫身像龍文衣皆著尾

九隆死世世不與中國通漢建武二十三年王遣兵來乘革

趙作

簞下

船南下

官本曰案近刻脫來字又此句之下衍水字

攻漢鹿蓼民

官本曰案蓼近刻訛作崩下同案朱作崩箋曰後漢書

云建武二十三年其王賢粟遣兵乘簞船南下江漢擊附塞夷鹿蓼注云簞音蒲佳反縛竹木為簞以當船也蓼音多趙改蓼下同

鹿蓼民弱小將為

所擒于是天大震雷疾雨南風漂起水為逆流波湧二百餘里

革船沈沒溺死數千人後數年復遣六王將萬許人攻鹿蓼鹿

蓼王與戰殺六王哀牢耆老共埋之其夜虎掘而食之明日但

見骸骨驚怖引去乃懼謂其耆老小王曰

趙耆老移謂其上

哀牢犯微自

古有之今此攻鹿蓼輒被天誅中國有受命之王乎何天祐之

明也即遣使詣越巂奉獻

官本曰案近刻詣訛作道奉訛作奏案朱趙同朱箋曰道一作詣

求乞內附長

保塞徼漢明帝永平十二年置為永昌郡

官本曰案昌近刻訛作平案朱作平箋曰永平當作永昌漢

郡國志明帝永平十二年分益州置永昌郡罷益州西部都尉趙改昌

郡治不韋縣蓋秦始皇徙呂不韋子

孫于此故以不韋名縣趙釋曰沈氏曰常璩云武帝置不韋縣徙南越相呂嘉宗族于此因名不韋以章其先人之惡非秦徙也北

去葉榆六百餘里趙無餘字葉榆水不逕其縣官本曰案近刻脫葉字下同案朱脫趙增刊

誤曰當作葉榆水落葉字下同自不韋北注者盧倉禁水耳葉榆水自

縣南逕遂久縣東又逕姑復縣西與淹水合又

東南逕永昌邪龍縣縣以建興三年劉禪分隸雲南于

不韋縣為東北

東南出益州界

葉榆水自邪龍縣東南逕秦臧縣官本曰案近刻臧訛作藏縣下有也字案朱訛衍

趙仍藏刪也刊誤曰也字衍文南與濮水同注滇池澤于連然雙柏縣

也官本曰案近刻脫池字案朱無池字滇作填箋曰秦藏漢志作秦臧濮作僕填作滇連然雙柏二縣名趙改滇池澤濮作僕刊誤曰漢書地理志注作滇池澤落池字葉

榆水自澤又東北逕滇池縣南官本曰案逕近刻訛作流案朱作流趙下增逕字刊誤曰流

下落逕字又東逕同並縣南又東逕漏江縣伏流山下

復出蝮口謂之漏江左思蜀都賦曰漏江狀流

潰其阿汨若湯谷之揚濤沛若濛汜之湧波諸

葛亮之平南中也戰于是水之南葉榆水又逕賁古縣

北東與盤江合盤水出律高縣東南監町山

官本曰案

監近刻訛作盤案朱作盤箋曰盤町當作監町漢地志云益州律高縣西石空山出錫東南監町山出銀鉛注云監音呼鷄反趙改監釋曰一清案漢志注師古曰監音呼鷄反町音挺孫

校曰案玉篇廣韻俱無監字未知師古何所據而為此音合從此作盤東逕梁水郡北賁古縣南

官本曰案

梁水郡晉置領梁水賁古西隨三縣朱謀壘云當作卑水非也趙刊誤曰箋曰梁水字誤當作卑水漢地志越嶲有卑水縣案溫水注云溫水上合梁水故自下有梁水之稱是以劉禪分

興古之監南置郡于梁水縣也宋志梁水太守晉成帝分興古立晉書王遜傳云分永昌為梁水郡蓋西晉廢而東晉復置耳若卑水是縣名越嶲之去南中道里隔越朱氏誤矣水

廣百餘步深處十丈甚有瘴氣朱褒之反

官本曰案褒近刻訛作褒案

朱趙作李恢追至盤江者也建武十九年伏波將軍馬援上言從

卷冷出賁古

官本曰案卷近刻訛作

擊益州臣所將駱越萬餘人

官本曰案駱越

近刻訛作越駱案朱趙作越駱

便習戰鬪者二千兵以上弦毒矢利以數發矢注

如雨所中輒死愚以行兵此道最便蓋承藉水利用為神捷也

盤水又東逕漢興縣山溪之中多生邛竹桺榔樹樹出

麪而夷人資以自給故蜀都賦曰邛竹緣嶺又曰麪有桃榔朱箋

曰博物志云蜀中有樹名桃榔皮裏出屑如麪用作餅餌謂之桃榔麪魏王花木志曰桃榔出興古國者樹高七八丈其大者一樹出麪百斛臨海異物志云桃榔木外皮有毛似枳櫚而散生紆縵漬之不腐盤水北入葉榆水諸葛亮入南趙增中字刊誤曰南下落中字戰于盤

東朱作中箋曰宋本作盤東趙改東是也

入牂柯郡西隨縣北為西隨水又東出進桑關

進桑縣牂柯之南部都尉治也水上有關故曰進桑關也故馬

援言從菴朱趙作麋冷水道出進桑王國至益州賁古縣轉輸通利

蓋兵車資運所由矣趙釋曰全氏曰漢志牂柯郡西隨縣麋水西受徼外東至麋冷入向龍谿過郡二行千一百六里都夢縣壺水東南至麋冷入

向龍谿過郡二行千一百六里益州來唯縣勞水出徼外東至麋冷入南海過郡二行三千五百六十里是皆所云麋冷水道也而壺水獨無聞自西隨至交

趾朱趙作趾下同崇山接險水路二千里葉榆水又東南絕溫水

而東南注于交趾朱趙作趾下同

過交趾菴朱趙作麋下同冷縣北分為五水絡交趾郡中至

南界復合為三水官本曰案南近刻說作東案朱趙作東朱箋曰東界一作南界東入海

尚書大傳曰堯南撫交趾于禹貢荊州之南垂幽荒之外故越

也周禮南入蠻雕題交趾有不粒食者焉春秋不見于傳不通

于華夏在海島人民鳥語秦始皇開越嶺南立蒼梧南海交趾

象郡漢武帝元鼎二年始并百越啓七郡于是乃置交趾刺史

以督領之初治廣信所以獨不稱州時又建朔方明已始開北

垂官本曰案明近刻訛作州案朱趙作郡朱箋曰舊本作明遂辟交趾于南爲子孫基址也朱趙址作

一清案後漢書章懷注弓與地志云其夷足大指開折兩足並立趾則相交趾與趾同卷冷

縣漢武帝元鼎六年開都尉治交州外域記曰官本曰案州近刻訛作郡案朱訛作趾趙改

刊誤曰當作交越王令二使者典主交趾九真二郡民後漢遣伏波

將軍路博德討越王路將軍到合浦越王令二使者齎牛百頭

酒千鍾及二郡民戶口簿詣路將軍乃拜二使者爲交趾九真

太守官本曰案此下近刻諸維將士民如故趙釋曰全氏曰案交趾長稱西于王

越亦非迎降者晉書地道記謂南越侯織封羸樓侯亦非也交趾郡及州本治于此也州名爲交州後

朱戴維將子名詩索菴冷維將女名徵側為妻

趙釋曰一清案索妻猶言娶婦范史南蠻西南

夷傳云嫁為朱為人詩索妻亦繆之甚矣

側為人有膽勇將詩起賊

官本曰案詩近刻訛作妻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妻當作詩蓋徵側

將其夫作賊也黃省曾本校

攻破州郡服諸維將皆屬徵側為王治菴冷縣復交

趾九真二郡民二歲調賦

官本曰案復近刻訛作得案朱趙作得

後漢遣伏波將軍馬

援將兵討側詩走入金溪究

趙釋曰全氏曰按金谿范史作禁谿章懷注引越志作金溪穴一清按穴乃究字之誤

歲乃得爾時西蜀竝遣兵共討側等悉定郡縣為令長也山多

大蛇名曰髯蛇長十丈圍七八尺常在樹上伺鹿獸鹿獸過便

低頭繞之有頃鹿死先濡令溼訖便吞頭角骨皆鑽皮出山夷

始見蛇不動時便以大竹籤籤蛇頭至尾殺而食之以為珍異

故楊氏南裔異物志曰

趙釋曰一清案隋書經籍志交州異物志一卷楊孚撰

髯惟大蛇既洪且

長采色駁犖其文錦章食豕吞鹿腴成養創賓享嘉宴是豆是

觴言其養創之時肪腴甚肥搏之以婦人衣投之則蟠而不起

走便可得也北一一水

官本曰案北近刻訛作此案朱趙作此

左水東北逕埧至海

縣南建武十九年馬援征徵側置又東逕龍淵縣北

又東合南水水自菴泠縣東逕封溪縣北交州

外域記曰交趾昔未有郡縣之時土地有維田其田從潮水上

下民墾食其田因名爲維民設維王維侯主諸郡縣縣多爲維

將維將銅印青綬後蜀王子將兵三萬來討維王維侯服諸維

將蜀王子因稱爲安陽王後南越王尉佗舉衆攻安陽王安陽

王有神人名皋通下輔佐爲安陽王治神弩一張一發殺三百

人南越王知不可戰卻軍住武寧縣按晉太康記縣屬交趾

朱無

屬字箋曰一本作縣屬交趾趙增釋曰全氏曰九字注中注越遣太子名始

趙越上增南字刊誤曰當作南越落南字下竝同

降服安

陽王稱臣事之安陽王不知通神人遇之無道通便去語王曰

能持此弩王天下不能持此弩者亡天下通去安陽王有女名

曰媚珠

官本曰案媚近刻訛作眉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南越志作媚珠眉字誤

見始端正珠與始交通始問

珠令取父弩視之始見弩便盜以鋸截弩訖便逃歸報南越王

官本曰案近刻脫南字下
同案朱脫趙增下同
南越進兵攻之安陽王發弩弩折遂敗安陽

王下船逕出于海今平道縣後王宮城見有故處晉太康地記

縣屬交趾趙釋曰全氏曰越遂服諸維將趙越上增南字馬援以西南治遠路

逕千里分置斯縣治城郭穿渠通導朱趙作溉灌以利其民縣有

猩猩獸形若黃狗又狀狢狢人面頭顏端正善與人言音聲麗

妙如婦人好女對語交言聞之無不酸楚其肉甘美可以斷穀

窮年不厭又東逕浪泊馬援以其地高自西里進屯此又

東逕龍淵縣故城南又東左合北水官本曰案北近刻訛作此案朱訛趙改

刊誤曰此建安二十三年趙釋曰一清案浪水篇注作二十二年立州之始蛟龍蟠編于南

北二津官本曰案于下近刻衍水字案朱趙有故改龍淵以龍編為名也盧循之寇交

州也交州刺史杜慧度官本曰案慧近刻作惠下同案朱同趙改刊誤曰惠晉書作慧下同古二字本通用論語釋文云小慧魯讀慧為

惠可證率水步晨出南津以火箭攻之燒其船艦一時潰散循亦

中矢赴水而死官本曰案水近刻訛作火案于是斬之傳首京師慧度

以斬循勳封龍編侯劉欣期交州記曰龍編縣功曹左飛曾化
為虎數月還作吏既言其化亦化無不在牛哀易虎不識厥兄

當其革狀安知其譌變哉其水又東逕曲易縣趙刊誤曰箋
續志晉志皆作曲易古陽字無作曲易者東流注于浪朱作浪箋曰當
作浪鬱趙改浪鬱鬱經

言于郡東界復合為三水此其二也官本曰案二近刻訛
作一 案朱趙作一

趙釋曰全氏曰當作此其二也二水謂南
水北水其次一水謂中水合之為三水其次一水東逕封溪縣南

又西南逕西于縣南又東逕羸樓縣北又東逕

北帶縣南又東逕稽徐縣涇水注之水出龍編

縣高山東南流入稽徐縣朱徐作度趙改刊誤曰漢書地
理志是稽徐縣度字誤注于

中水中水又東逕羸樓縣南朱箋曰羸樓
音蓮樓交州外域記曰

縣本交趾郡治也官本曰案縣本近刻訛作本縣 案朱
訛趙乙刊誤曰本縣二字當倒互林邑記曰自

交趾南行官本曰案記曰下近刻有縣本二字係衍文
案朱同趙去本存縣刊誤曰本字衍文都官塞浦出

焉其水自縣東逕安定縣北帶長江江中有越王

所鑄銅船潮水退時人有見之者其水又東流隔水有泥

黎城言阿育王所築也又東南合南水南水又東南

官本曰案近刻訛作北案朱趙作北

逕九德郡北交州外域記曰交趾郡

界有扶嚴究在郡之北隔渡一江卽是水也江

水對交趾朱載縣

趙水改北刊誤曰水黃省曾本作北

又東逕浦陽縣北

又東逕無切

朱作功箋曰無功漢志作無切趙改切

縣北建武十九年九月馬援

上言臣謹與交趾精兵萬二千人與大兵合二萬人船車大小

二千艘自入交趾于今爲盛十月援南入九真至無切縣賊渠

降進入餘發

朱箋曰餘發縣名

渠帥朱伯棄郡亡入深林巨藪犀象所聚

羊牛數千頭

官本曰案羊近刻作羣案朱趙作羣

時見象數十百爲羣援又分兵入

無編縣王莽之九真亭

趙釋曰全氏曰六字注中注

至居風縣帥不降竝斬級數

十百九真乃靖

朱作清箋曰當作靖趙改靖

其水又東逕句漏縣縣帶

江水江水對安定縣林邑記所謂外越安定紀

栗者也

官本曰案安定下近刻衍縣字朱衍趙刪刊誤曰縣字衍文

案

縣江中有潛牛

趙刪縣字增水字刊誤曰劉昭郡國

志補注引交州記作有潛水牛落水字縣字衍文

形似水牛上岸鬬角輒還入江水角敗主復出

又東與北水合又東注鬱亂流而逝矣此其二也乎撮通稱同歸鬱海故經有入海之文矣

夷水出巴郡魚復縣江

夷水卽佷山清江也水色清照十丈分沙石

官本曰案

近刻脫石字案朱趙無朱箋曰後漢書注引此云分沙石

蜀人見其澄清因名清江也

趙釋曰一

清案應劭曰夷山在夷陵西南又云夷水出巫東入江然夷水之源最遠方輿紀要云源出蠻中南流名柘林溪經天池洛浦名黔黎溪南至金洞唐崖入黔江縣名黔江又云黔江自貴州思州之上蒙溪發源經五十八節名灘至黔州境分流入黔江縣界然施州江入湖廣施州衛謂之清江是也水源之遠如此是以善長不記其所出而以佷山清江爲限至應邵所云夷山似因夷水得名大難常璩漾山漾水之殊目不足爲據江水篇經云江水又東南過夷道縣北夷水從佷山縣南東北注之注云夷道縣爲二江之會是夷水出江入江而胡朏明云禹循江而南且東以至于巫山乃不出三峽而並夷水以東且南逾澧水沅水以至于衡山導江云東別爲沱又東至于澧則不經三峽可知又云夷水首出魚復江尾入宜都江行五百餘里是亦荊州之沱也古時自巴入楚避三峽之險皆由此路史記張儀說楚王曰秦西有巴蜀大船積粟起于汶山浮江以下至楚三千餘里舫船載卒日行三百餘里不至十日而拒扞關扞關驚則從境以東盡城守矣黔中巫郡非王之有此言舟師自夷水以入楚也楚世家肅王四年蜀伐楚取茲方于是楚爲扞關以拒之水經注江水自江關東逕弱關扞關蓋大江出三峽逕

弱關江沱出假山逕扞關劃然兩道儀言浮江以下拒扞關則不逕巫峽明矣夷水受江處不知何時日就湮塞後漢建武中公孫述遣將田戎等乘枋簞下江關拔夷道夷陵光武命岑彭吳漢伐之泝江而上則皆取道于三峽而不復由夷水矣蓋其時水已淺狹不勝戰艦自後荆梁用師未有不由峽江者然鄴注云河梁裁得通船則後魏時猶存下逮唐初建始之北遂成斷港故章懷注西南夷傳寰宇記明一統志不復知此水出西北奉節之大江而以為西南施州衛之山源然自漢志已不言首受江未知何故班氏疏略頗多水經注源委詳明而又有張儀之言為證無可疑者禹導江自梁入荆必浮此水也東樵此言較宛溪為覈然則夷水乃跨有荆梁之沱禹貢所記二州指此已備紛紛鄴江玉輪江鄴江枝江皆後起之名耳 昔

廩君浮土舟于夷水據捍關而王巴是以法孝直有言魚復捍

關臨江據水實益州禍福之門夷水又東逕建平沙渠

縣官本曰案近刻脫渠字案朱脫趙增刊誤縣有巫城水南岸山道五

百里官本曰案水字近刻訛在南岸下案朱同趙增臨字作南岸臨水其水歷縣東出焉

東南過假山縣南朱箋曰前漢地志假山縣屬武陵郡後漢郡國志假山屬南郡晉地理志假山屬宜都郡

夷水自沙渠縣入官本曰案近刻訛作入縣案朱訛水流淺狹

裁得通船東逕難留城南城即山也獨立峻絕西面

上里餘得石穴把火行百許步得二大石磧竝立穴中相去一

丈俗名陰陽石陰石常溼陽石常燥每水旱不調居民作威儀